

Millennium Qilu Cultural Relics

千年齐鲁文化遗存 · 任雪玲 著

鲁锦文化艺术

The Study on Culture, Art
and Technology of Lu Brocade

及工艺研究

東華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千年齐鲁文化遗存：鲁锦文化艺术及工艺研究 / 任雪玲著. -

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81111-980-0

I. ①千... II. ①任... III. ①织锦缎-工艺美术-研究-山东省 IV. ①J5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1855 号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谭 英

装帧设计：刘月蕊

千年齐鲁文化遗存：鲁锦文化艺术及工艺研究

任雪玲 著

东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延安西路 1882 号

邮政编码：200051 电话：(021) 62193056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8.75 字数：252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1-980-0/J · 112

定价：29.00 元

Millennium Qilu Cultural Rel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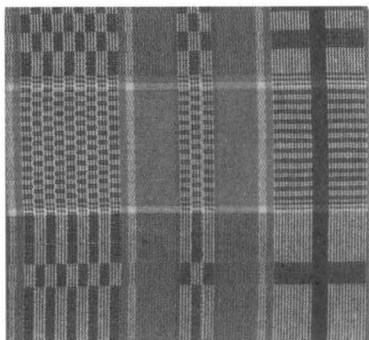
千年齐鲁文化遗存 · 任雪玲 著

鲁锦文化艺术

The Study on Culture, Art
and Technology of Lu Brocade

及工艺研究

东华大学 出版社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时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几千年来，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度里，各民族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科学文化。养蚕、制丝、种茶等许多技术也都源于我国，这些文化对各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曾起过巨大的、影响至深的作用。新石器时代，我国的纺织生产就开始了，但只靠口传身授，文字资料却不丰富。在汉族的语文中，可以看到有大量的文字和词汇与纺织相关。中华民族文化中，处处可以见到纺织生产及其科学技术的痕迹，纺织科学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对世界文化影响深远。

地处黄河流域的齐鲁大地，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从舜耕历山到孔孟讲学，从大汶口文化到儒家思想，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山东的纺织文化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原始年代，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鼎、背壶底部有明显粗细不同的织物印纹，这是早期的纺织物在陶坯成型时留下的痕迹。目前国内发现的刻有斜织机的画像石共有九块，其中四块发现于山东西南地区。春秋战国，驰名遐迩的“齐纨鲁缟”使齐鲁成为全国最大的纺织中心，淄博成为“丝绸之路”上的“旱码头”。

今天，在鲁西南地区依然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民间“土布”——鲁锦，鲁锦已一改“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状况，成为人们农闲时经济来源的辅助手段，更重要的它是人们情感和理想和载体，承载着齐鲁大地的文化。这种源于民间，服务于民间的“土布”，朴素无言的展现着齐鲁大地人民的淳朴、善良、勤劳、智慧、爽直和对美的追求。鲁锦的织造技艺、技能、民间歌谣作为无形文化遗产，成为研究黄河文化、运河文化，乃至齐鲁文化的“活化石”。

本书旨在通过整理、挖掘鲁锦的非物质文化内容，从文化到艺术到技术，从人文社会学、艺术学、民俗学、工程技术学，多角度、全方位地对鲁锦起到全面的传承与保护。本书以古老的纺织机具和传统手工艺发展为主线，引出了鲁锦口传身授的纺织文化、寓意美妙的图案艺术和鲁锦极具特色的织造工艺，并对鲁锦的传承与发展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使读者从中更深地了解 and 体会中国传统的纺织文化和传统手工艺的深厚文化底蕴，以及其对现代纺织技术的影响。

通过7年野外调研，走遍了山东省与鲁锦有关的地区、文管部门、博物馆，数次深入民间，采访民间织布艺人，参与织布的全过程，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并结合大量史料，作者完成了此书。

解读传统纺织品蕴含的丰富的信息，传承古代纺织品生产中极富科学性和创造力的精华部分，挖掘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饱含的先人的智慧，加以借鉴和运用，集文化、艺术、工艺于一体的纺织品才会走上一条长足发展之路。

任雪玲

2011年11月27日于浮烟山下

锦绣中华，衣被天下。中华民族以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创造了源远流长、享誉世界的纺织服装科学技术和文化，具有独特魅力的鲁西南民间手工棉织物—鲁锦及其织造技艺即为其中之一，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书以鲁锦的图案艺术、织造技艺为研究对象，在探索鲁锦历史渊源、文化背景、民风民俗和纺织染工艺技术基础上，对鲁锦展开全面研究。作者实地调研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结合文史资料、出土文物和现存民间的纺织工艺等实证材料，用模拟实验还其历史原貌。该著作对鲁锦作出的新定义有利于鲁锦的研究和传承；解析了图案寓意与民俗、婚俗、禁忌等诸多鲁西南生活元素的联系；分析记录鲁锦的织造工艺和织作技秘，解决口语传承方式导致技术难以流传继承的问题；系统总结鲁锦织造机具的演变和织造工艺及流程，为鲁锦织造技艺传承提供可考的资料。

鲁锦是土生土长的民间织物，相关文字资料缺失、文物留存甚少，要想做出成绩实乃不易。但作者迎难而上，在浩瀚的纺织史料中汲取营养，并与艺术学相结合，集人类社会学、艺术学、民俗学和工学等相关领域之众长，对鲁锦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研究。她实访鲁锦产地，其挖掘民间尚存的鲁锦信息遍及织布工艺口诀、织布机具、织布工艺过程、鲁锦遗存、民间艺人传唱纺织歌谣的乡音等，录制的光盘厚厚一摞……通过历时4年的勤奋工作，作者提高了自己解决工科学术问题的能力，依托其扎实的亦工亦文及设计艺术学学科基础，特别是借助前辈学人的指导和帮助，使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博士学位论文为雏形，她又经持续3年的补正、丰实，终于著成了这份沉甸甸的专著。本书即将面世，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鲁锦织造技艺”的保护、传承以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具有设计艺术学的本科、硕士背景及科技史、文化史及纺织学的博士研究生专业背景，具有一种综合运用以上资讯的优势，这种优势在这本著作中有所体现。她扎实的学科基础理论、理想的知识结构和较强的独立科研能力，使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傳統手工技艺、民俗、民间艺术等多个领域的深入研究游刃有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值此本书付梓之际，身为她的博士导师，谨以此序勉励任博士，期望着她在鲁锦研究工作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同时，也向周启澄教授、屠恒贤教授无私育人的精神表示敬意。

Zhu Sukang

辛卯年冬月初三于东华大学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时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几千年来，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度里，各民族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科学文化。养蚕、制丝、种茶等许多技术也都源于我国，这些文化对各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曾起过巨大的、影响至深的作用。新石器时代，我国的纺织生产就开始了，但只靠口传身授，文字资料却不丰富。在汉族的语文中，可以看到有大量的文字和词汇与纺织相关。中华民族文化中，处处可以见到纺织生产及其科学技术的痕迹，纺织科学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对世界文化影响深远。

地处黄河流域的齐鲁大地，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从舜耕历山到孔孟讲学，从大汶口文化到儒家思想，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山东的纺织文化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原始年代，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鼎、背壶底部有明显粗细不同的织物印纹，这是早期的纺织物在陶坯成型时留下的痕迹。目前国内发现的刻有斜织机的画像石共有九块，其中四块发现于山东西南地区。春秋战国，驰名遐迩的“齐纨鲁缟”使齐鲁成为全国最大的纺织中心，淄博成为“丝绸之路”上的“旱码头”。

今天，在鲁西南地区依然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民间“土布”——鲁锦，鲁锦已一改“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状况，成为人们农闲时经济来源的辅助手段，更重要的它是人们情感和理想和载体，承载着齐鲁大地的文化。这种源于民间，服务于民间的“土布”，朴素无言的展现着齐鲁大地人民的淳朴、善良、勤劳、智慧、爽直和对美的追求。鲁锦的织造技艺、技能、民间歌谣作为无形文化遗产，成为研究黄河文化、运河文化，乃至齐鲁文化的“活化石”。

本书旨在通过整理、挖掘鲁锦的非物质文化内容，从文化到艺术到技术，从人文社会学、艺术学、民俗学、工程技术学，多角度、全方位地对鲁锦起到全面的传承与保护。本书以古老的纺织机具和传统手工艺发展为主线，引出了鲁锦口传身授的纺织文化、寓意美妙的图案艺术和鲁锦极具特色的织造工艺，并对鲁锦的传承与发展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使读者从中更深地了解 and 体会中国传统的纺织文化和传统手工艺的深厚文化底蕴，以及其对现代纺织技术的影响。

通过7年野外调研，走遍了山东省与鲁锦有关的地区、文管部门、博物馆，数次深入民间，采访民间织布艺人，参与织布的全过程，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并结合大量史料，作者完成了此书。

解读传统纺织品蕴含的丰富的信息，传承古代纺织品生产中极富科学性和创造力的精华部分，挖掘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饱含的先人的智慧，加以借鉴和运用，集文化、艺术、工艺于一体的纺织品才会走上一条长足发展之路。

任雪玲

2011年11月27日于浮烟山下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7
1.1 鲁锦相关的概念界定及其地域分布	7
1.2 鲁锦研究的相关文献及研究特点	10
1.3 现存的问题和本书的研究范围	13
第二章 鲁锦的文化源流及形成	17
2.1 鲁锦的源与流	17
2.2 鲁锦文化的形成	25
第三章 鲁锦的图案艺术	55
3.1 鲁锦图案的艺术特色	55
3.2 鲁锦的基础纹样解析及锦纹的构成形式	58
3.3 鲁锦的图案分类及其解析	63
3.4 鲁锦图案的文化符号	75
3.5 鲁锦纹样与其他民间美术的分析比较	76
第四章 鲁锦的纺织机具及工艺	79
4.1 鲁锦的纺织机具	79
4.2 鲁锦的生产工艺流程	88
4.3 鲁锦图案的织造技术	100
第五章 鲁锦及其图案的创新应用与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121
5.1 鲁锦及其图案的创新应用	121
5.2 鲁锦文化创意产业的现状及未来	128
讨论与结语	133
参考文献	135
后记	139

第一章 | 绪论

鲁锦,是一种有着浓郁山东地方特色的民间纯棉手工纺织品,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作为黄河文化精华的组成部分,鲁锦的织造技艺已列入中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鲁锦的知识和技能看似普通,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鲁锦的织造技艺、技能、民间歌谣作为无形的文化遗产,成为研究黄河文化、运河文化,乃至齐鲁文化的“活化石”。

鲁锦的图案艺术,从题材、色彩到纹样的造型,都与鲁西南的民俗民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鲁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鲁锦图案进行系统的分析、归纳、研究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随着织布艺人老龄化,鲁锦织造技艺的传承随时都有中断的危险,尤其是在工业化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鲁锦口传身授的织造技艺、操作技能和口语传唱的纺织歌谣,濒临失传的境地。它与许多古老的民族记忆一样已经渐行渐远,逐渐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一旦消失就再也无从找回来。因此,保护鲁锦古老的知识、技能,挖掘鲁锦的文化遗产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1]。

保护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2][3]}。近年来,鲁锦逐渐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主要研究内容涉及到鲁锦的民俗学、产业发展战略和应用等方面,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今天,对于鲁锦宣传、保护方面的活动也有所增加。2009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旨在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技艺,保护和发展具有原生态、原生地艺术特征的民族文化遗产,有力地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传承、发展与交流。鲁锦承载了山东古老的纺织文化和技艺,是黄河文化和运河文化的载体。因此,挖掘、整理、研究鲁锦文化遗产,对于鲁锦文化、艺术、技术的发展、传承都有着积极的作用。由于研究资料甚少,鲁锦作为民间织物,出土文物又少,见诸文字的系统研究资料匮乏,所以研究难度非常大。本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力求系统、全面地对齐鲁地区纺织的文化脉络进行梳理,对鲁锦的文化、艺术及工艺技术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调研自2004年10月开始至今,历时近5年,数次深入民间,寻访民间织布艺人,参与织布的全过程,通过采访、拍照、摄像、录音、记录、座谈,走访当地博物馆、文管部门等,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有力佐证。

1.1 鲁锦相关的概念界定及其地域分布

1.1.1 鲁锦相关的基本概念之界定

“锦”,是以彩色的丝线用平纹或斜纹的多重或多层组织,织成各种花纹的精美的丝织物。《释名·释采帛》:“锦,金也。作之用工,重其价如金,故惟

尊者得服之”。最初的锦都是以丝为原料织造的，随着纺织材料的演变，后来逐渐出现了以棉为材料的多重或多层组织面料的精美图案的棉织物，也称之为“锦”。

“鲁锦”，是“鲁西南织锦”的简称，鲁西南指的是：广义上包括菏泽、济宁、枣庄，狭义上一般指菏泽市所属地区。鲁西南最早出现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曹县建立的鲁西南地委，当时的鲁西南大体上包括：山东的曹县、定陶县、菏泽城区的西部与南部，当时属于河北的东明以及长垣东部，河南的兰考、民权、商丘与曹县接壤的部分地区，当时的鲁西南以曹县为中心。建国初，鲁西南的概念有所扩大，除了以前的鲁西南地区外，增加了运西地区（大运河以西，以郓城为中心）、湖西地区（微山湖以西，以单县为中心）。当时的鲁西南包括现在菏泽市的全部地区以及济宁的一小部分、河南省的一小部分。鲁锦所属区域恰恰符合上述鲁西南的定义范畴。

“鲁锦”，是一种手工纺织布，是山东鲁西南地区风格独特的一种民间纯棉手工纺织品。它以鄄城为中心，辐射整个鲁西南，甚至鲁北地区。以织工精细、绚丽多彩而著名。在中国鲁锦艺术博物馆的简介上，还对鲁锦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尤其是鲁锦的色彩和图案意境，更给人独特的感受，它色彩艳丽、对比强烈，用连续、平行、间隔、重复、对比等变化，形成特有的节奏和韵律，并以22种基本色线可以变幻出1990多种绚丽多彩、瑰丽神奇的图案，可谓千变万化、巧夺天工。在崇尚回归自然的消费潮流中，鲁锦所具有的纯棉质地、手工织造、民族图案三大特点显得尤为珍贵。”

看似简单的概念，在工艺美术界却各有各的看法，表述内容也各有侧重。段建华在《民间染织》一书的概述中对鲁锦做了简单界定：“春秋战国时期，丝织物产地多集中在北方的黄河流域一带，尤以齐鲁地区最为发达，历代文献多有‘齐纨鲁缟’，‘白素出三辅’，‘锦大夫出陈留’，‘能绣细文出齐’的记载。……古时的山东、河南地区被认为是中国织锦生产的发祥地。民间鲁锦以棉纱为原料，白色经线为地，彩色纬线起花，图案多为方格、几何形。此外，山东民间流行的色织布，也称为鲁锦。^[4]”这个概念没有全面地写出鲁锦涵盖的范围，鲁锦的经线显花没有涵盖其中。

鲁锦这一织物名称也得到权威人士张道一的肯定，在《中国民间美术辞典》他做了解释：“……通常锦为丝织，但少数民族的彩色棉线织品也称为锦，如：苗锦、壮锦、傣锦、土家锦等，山东民间的一种色织布，称作鲁锦。^[5]”

地方志史对鲁锦的概念也作了相应的界定，《菏泽市志》十五编《文化》中写到“菏泽织锦，群众称之为‘提花斗纹’，也叫‘核桃纹子’，即带有色彩、花纹、图案的土棉布。经省有关部门定名为鲁西南织锦，简称鲁锦。^[6]”；《鄄城县志》二十一编《文化》中写到：“鲁锦即家织‘花布’，因其配色鲜艳，花纹精美，故称‘鲁锦’^[7]。”《山东省志·民俗志》第三篇第一章《服饰民俗》中这样定义：“有一种染线织成的花布，做青年妇女儿童等服装衣料，称为土花布。其花纹有枣花、大笆砖、小笆砖、斗纹、水纹、狗牙、条花、镶边等数十种。近年有人作为民间工艺花布开发，誉之‘鲁锦’”^[8]。

以上对鲁锦的界定众说纷纭,各有侧重,本书对于鲁锦概念的界定是广义的:以鲁西南为中心,辐射鲁西、鲁西北、鲁北,甚至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与山东交界地区的具有山东特色的土花布,纯手工织造,以棉纱为纺织原料,图案多为方格、几何形,用连续、平行、间隔、重复、对比等图案构成法,织成的有彩色图案花纹的提花织物或色织布,称之为鲁锦。

1.1.2 鲁锦的主要分布地域

鲁锦的产地以鲁西南最具代表性：鲁锦品种最为丰富，织造技术水平最高，保留的最为完整。因此，作者考察调研的主要地点设定在中国鲁锦艺术博物馆所在的菏泽鄄城县及其周边的郓城、嘉祥、曹县、东明、定陶、单县、菏泽牡丹区、巨野等地，以及河南商丘民权。其中鄄城县鲁锦织造技术发展传承的主要分布区域在：旧城镇、李进士



堂乡、大埝乡、箕山、左营、凤凰、临濮等乡镇,对这些乡镇进行了重点调研;对鲁锦产地济宁的金乡、鱼台以及汶上进行了相关考察;并对鲁西聊城,鲁北东营的利津、广饶和滨州的邹平、博兴等鲁锦产地进行了走访;另外,对山东省纺织业发展一直处于前列的淄博周村和潍坊昌邑也做了相关的走访调研,搜寻鲁锦的相关资料,力求全面掌握鲁锦发展的脉络(图1-2)。

1.2 鲁锦研究的相关文献及研究特点

1.2.1 鲁锦研究的相关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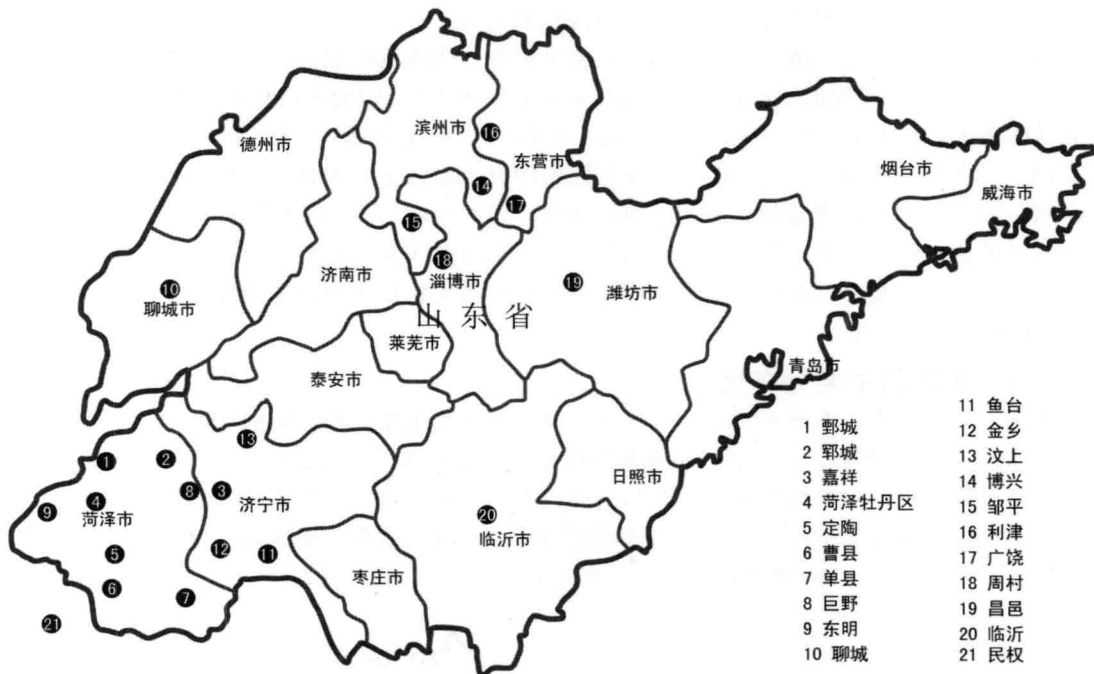


图1-2 作者调研鲁锦所到之处

在古代纺织工程和纺织科技史上,对于锦的研究文献不少,尤其是三大名锦——云锦、蜀锦、宋锦的文献数不胜数,对于苗族织锦、傣族织锦、土家族织锦、黎族织锦等历史文献也较多。但鲁锦作为民间织物,历代出土的文物不多,因此对于鲁锦的记载少之又少,国内外关于鲁锦的研究文献也较为鲜见,与鲁锦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大多始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鲁锦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查阅文献需要从丝绸织锦和少数民族织锦等方面入手。

纺织工程的一些前辈关于纺织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研究鲁锦的织造技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古代“挂经”和“一经穿多综”的技术是濒临灭绝的织造技术,在屠恒贤先生的《战国时期丝织品的研究及复制》^[9]一文中做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为研究鲁锦的“挂经”和“一经穿多综”的技术提供了可靠的材料,该文对经锦的显花技

术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复原了“舞人动物三色经锦”,对于本书研究鲁锦经线显花技术帮助很大。

同时期的徐国华先生在《从机织原理探索我国古代织花技术的发展》^[10]一文里,对机织技术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

陈维稷主编的《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11],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织机的发展,尤其是高汉玉和周启澄两位先生对古代织机做了具体的研究,对本书挖掘、整理鲁锦织具的演变起了很大的参考作用,该书还对纺织技术和纺织材料做了系统总结,从这个方面给作者不小的启发。

对于织造机具和织造技术做了全面研究的是沈莲玉的《中国历代纹织物组织结构、织造工艺及织花机的进展》^[12]和赵丰先生的《中国传统织机及织造技术研究》^[13],他们对于纺织物的织造技术、组织结构研究非常系统,为研究鲁锦的显花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卢辰宣的《织锦织物及织造技术研究》^[14],以织金织物为研究对象,介绍了历代织金织物的组织结构演变,全面分析了其织造技术;此外,还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15]、《纺织科技史导论》^[16]、《纺织史话》^[17]等书,也对织造工艺、技术做了一定深度的研究。

虽然上述文献不是直接针对鲁锦织物的研究,但对于我们挖掘、研究鲁锦现存的织造技艺是非常宝贵的资料。

鲁锦的图案是其重要的艺术特色,图案所蕴含的色彩与造型寓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许多图案艺术的相关文献为挖掘鲁锦的图案文化提供了可靠的旁证材料。

首先,包铭新先生的《中国染织服饰史文献导读》^[18],是一部学术研究与文献应用的资料性文献,为鲁锦研究的资料查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田自秉、吴淑生、田青的《中国纹样史》^[19],从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方面对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纹样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于探究鲁锦图案与鲁西南民俗民风的关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程裕祯主编的《中国文化中的颜色迷信》^[20]对色彩的情感、寓意与民俗做了深入的研究;朱和平主编的《中国服饰史稿》分析了历代服饰色彩、图案的演变;赵屹的《猫蹄花布》^[21],对于山东民俗与花布图案的关系做了一定阐述,对于本书研究山东民俗与鲁锦的关系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

赵屹、莫秀秀主编《吉祥图案》^[22],从福、禄、寿、喜几个方面对吉祥图案进行了剖析,对于鲁锦的图案内涵挖掘意义重大;此外,《丝绸艺术史》^[23]、《中华吉祥图案趣谈》^[24]、《从史前旋涡纹饰的造型特征看中国先秦云纹图案》^[25]、《汉字的起源与形体结构辨析》^[26]、《〈红楼梦〉与民俗文化》^[27]等书籍和文章,对作者研究鲁锦与鲁西南民俗的关系也有很大的启发。

山曼的《山东黄河民俗》对黄河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和阐述,书内收集的部分民谣,对本书鲁锦纺织题材民谣的收集整理提供可靠依据。

关于鲁锦概念的界定,所涉及到的相关文献:山东省鄄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编写的《鄄城县志》；山东省菏泽市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菏泽市志》；张道一主编的《中国民间美术辞典》；段建华的《民间染织》和《山东省志·民俗志》。但前有所述，这些文献也只是对鲁锦概念一笔带过，没有全面地表述鲁锦的特征。

研究内容涉及到鲁锦的相关文献有 10 项：中国鲁锦艺术博物馆馆长路维民撰写的《浅谈鲁锦艺术博物馆建设思路》^[28]一文，介绍了鲁锦的织造历史、织造工艺、图案色彩特点，并对鲁锦艺术博物馆的建设提出了建议；山东工艺美院徐思民撰写的《土布不土——初探山东棉织物》^[29]一文，从鲁锦的历史、图案、色彩、工艺分类等方面介绍了鲁锦；任雪玲的《谈鲁锦艺术及其发展》^[30]介绍了鲁锦的历史及其图案、色彩、织造工艺的特点，分析了鲁锦目前面临的问题和发展前景；蒲慧华在《鲁锦图案启示录》^[31]一文，分析了鲁锦图案的特点，认为鲁锦这些抽象几何图案里一定蕴含着某种内容和观念，即“群体潜意识”，认为这种“群体潜意识”是鲁锦被不同的地域和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所接受的主要原因；任雪玲、屠恒贤在《鲁锦溯源及其艺术特色》^[32]一文里，对鲁锦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对其色彩特点进行了归纳，根据题材对鲁锦图案进行了分类，并对鲁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彭卫丽的《民间织物的继承与发展——山东鲁锦的调查研究与思考》^[33]一文，以鲁锦为研究对象，针对如何继承与发展民间传统文化这一问题，对鲁锦的起源、文化背景制作工艺等作了介绍，利用现代设计理念结合传统美学思想，对鲁锦的图案设计和鲁锦在家居环境中的运用做了研究，从而探讨鲁锦的发展之路，但没有归纳图案的内涵和技术分析；赵屹、唐家路在《花格子布》^[34]一书中对于鲁西南织锦的历史进行了描述，对代表性的 10 种图案做了解析；张瑾的《鲁西南织锦的调查与研究》^[35]，分析了鲁锦的纹样特征以及鲁锦发展的制约因素，提出了商业性保护和文化性保护的想法；张先豪的《鲁锦产业开发战略研究》^[36]，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鲁锦走入市场经济的营销策略，提出了文化导向战略和国际化战略；赵萌在《鲁锦研究及其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37]，文中分析了鲁锦的色彩、纹样，通过直接、间接等手法把鲁锦应用到服装设计中。

以上这 10 项文献，作者受专业角度所限，对鲁锦的阐述不尽完善，但他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促进了鲁锦非物质文化的研究和发展，对于本书的写作和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虽然绝大多数的文献停留在对于鲁锦历史、图案艺术的简单介绍上，但对作者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

民间织锦的国外文献大致有这些：布目顺郎的《养蚕の起源と古代絹》^[38]、太田英藏《太田英藏染织史著作集（上卷）》^[39]、Sadae Torimaru《Fabric Graffiti: Culmination of a 13 years exploration and textile research study of the Miao in guizhou, China》^[40]、前田亮《图说手织机の研究》^[41]、Broudy, E 的《The book of looms》、John Becker 的《Pattern and loom》^[42]、Sadae Torimaru《Spiritual Fabric: 15 years of textile research among the Miao People in guizhou, China》^[43]、Tomoko Torimaru, Sadae Torimaru《Imprints on Cloth : 18 years of textile research among the Miao People in guizhou, China》^[44]、Sadae Torimaru《Spiritual Fabric: 20 years

of textile research among the Miao People in guizhou, China》^[45]，除了 Sadae Torimaru 的文献对中国少数民族织锦作了详尽的表述之外，其余文献只是部分的介绍，或者间接的联系，但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金成熹的博士论文《中国传统印染工艺研究》^[46]对中国传统染色工艺、传统色彩、和传统印花织物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传统色彩部分对本书有一定的帮助；鸟丸知子的博士论文《织物平纹地经浮显花技术的发生、发展和流传——日本献上博多带探源系列研究之一》^[1]，对博多带的织造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并与中国经线显花技术做对比分析，这部文献对于本书经线显花技术的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作为地方民间特色的鲁锦，目前外文文献除了本书作者的《The Study on Folk Textiles Lu Brocade of Shandong》^[47]、《The Application of Lu Brocade's Patterns in the Design of Casual Sportswear》^[48]、《Weaving technology on folk textiles——Lu brocad》^[49]之外，直接针对于鲁锦的研究目前还是空白。

1.2.2 鲁锦的研究特点

古代纺织工程是研究历代纺织科技发明、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它既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又与历史科学、艺术学密切相连。古代纺织工程所涉及的学科面甚广，如纺织科学、艺术学、考古学、史学、民俗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等。本书研究的方法总体上采用历史学、民俗学的方法挖掘鲁锦文化；将历史学与文献整理结合，研究鲁锦纺织机具的演变历程；用纺织科学与工程的方法研究鲁锦的机织工艺、织造技术；用图案学方法并辅之以人文科学和民俗学的内容来挖掘鲁锦图案的文化内涵并按图案学方法对鲁锦进行分类；对鲁锦的织造工艺和图案艺术的研究，主要通过长时间、大面积的实地调研，通过采访、录音、记录、摄像等调研手段，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对现存鲁锦织造工艺进行实验室分析技术，以纺织科学方法来研究鲁锦的织造技术；并以例证法来尝试进行鲁锦的创新应用研究。

1.3 现存的问题和本书的研究范围

1.3.1 本书的研究范围

鲁锦是山东省的民间织物，作为民间织物，鲜有专家学者对其感兴趣，因此见诸文字的东西较少。但山东省是纺织大省，有着悠久灿烂的纺织文化，鲁锦就是在这样的纺织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根植于民间，成长于民间，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艺术信息和纺织技术信息，承载着黄河文化和运河文化。可以说，通过鲁锦的文化源流，足可以看出山东历史文化的渊源之久远。

本书的出发点是研究鲁锦的图案艺术、织造技术，在探索鲁锦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挖掘山东民俗与鲁锦的关系，并尝试性进行鲁锦的二次开发。研究的地域范围设定在鲁西南的菏泽、济宁、临沂，与山东毗邻的河南商丘民权以及鲁北东营的广饶、博兴、利津、周村、昌邑等；时间跨度比较长，包括鲁锦

的文化背景在内,从新石器时代人们利用原始的纺织工具——“纺轮”开始直至今天。因山东气候不利于纺织类文物的留存,加之棉织物根植于民间,导致出土文物案例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两例,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少之又少,因此,本书主要采用实地调研获取第一手资料,结合文史资料和模拟实验的方法,来进行全面研究。

从内容上来讲,本书的研究范围,是从山东织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入手,对鲁锦的历史和当地的风俗、民俗以及鲁锦图案的题材、文化符号,以及其实现技术来展开讨论,由于鲁锦是民间织物,对于鲁锦的文字记载较少,因此,对于鲁锦传播的研究不放在此次论文研究的范围之内,主要集中力量对鲁锦的图案题材和文化符号及其纺织技术进行认真研究。

本书主体内容由五章组成: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第二章,鲁锦的文化源流及形成;第三章,鲁锦的图案艺术;第四章,鲁锦的纺织机具及工艺;第五章,鲁锦及其图案的创新应用与文化创意产业。其中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定义了鲁锦的概念、界定了其地域范围;阐述研究的相关文献及研究的大体脉络,希望有益于后续研究。第二章,结合工艺美术史、桑蚕丝绸技术史、纺织科技史、地方史志以及与鲁锦内容的相关的文献资料阐述鲁锦的源与流;厘清鲁西南的民俗,尤其是婚俗、社交礼俗、生活习俗、岁时节庆与信仰习俗与织布禁忌,解析了与民俗紧密相关的部分鲁锦图案;第三章,鲁锦图案的用色特点和造型特色进行分析;解析鲁锦的八大基础纹样;对鲁锦纹样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并剖析其图案文化寓意,挖掘鲁锦与鲁西南民俗的关系;第四章,系统总结鲁锦的纺织机具及其演变,全面整理鲁锦的生产工艺流程;重点分析鲁锦主要的织造技术:经线显花技术、经线排列艺术、挑花提花技术、通经断纬技术、砍花技术等。目的在于解决鲁锦口传身授传承方式技术难以流传继承的问题。最后一章为鲁锦的开发研究问题,以例证的方法提出用三种方法:直接法、间接法和再创造,对鲁锦的全新概念的设计。总结了鲁锦民俗文化产业的现状和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期鲁锦古老民间传统织锦焕发新的生命。

1.3.2 鲁锦研究面临的主客观问题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鲁锦已经不再是人们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因为市场的减少,民间艺人也在减少,技艺的传承有中断的危险,一些较为复杂的花型目前只有年龄较大的一些艺人还能织造,年轻人能够织造鲁锦的越来越少,近2000种的图案中尚能织造的目前只有200~300种;织布的72道工序,已经大为缩减,纯正的鲁锦日渐减少;农家织布机很多也已经残置。鉴于以上原因对鲁锦如果不抓紧挖掘、搜集、整理相关的资料,迅速采取措施保护鲁锦手工技艺、保护鲁锦传承人,这种古老的记忆很可能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绝大多数的鲁西南老百姓,对鲁锦的淡出已经熟视无睹,并没有强烈的感觉。虽然,也有少数人对鲁锦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结,但并没有想到采取有力的措施来进行保护和挽救。

鲁锦的配色大多是以口诀形式传授;鲁锦的纺织技术也是通过口传身授,并没有组织图之类的文档可以保存;鲁锦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图案寓意,已经为现代

的人所不识,能够织布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能够了解图案寓意的更是少之又少。保护鲁锦,已经刻不容缓。2007年1月份,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鲁西南民间织锦技艺、彩印花布和蓝印花布已经名列其中^{[5]~[8]}。鲁锦口传身授的纺织技术和图案文化,是目前保护和继承的重点。2008年6月份,鲁西南民间织锦技艺已经列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对于鲁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上日程。

本书锁定到鲁锦的文化源流、鲁西南民俗风俗、鲁锦图案艺术与鲁锦的纺织工艺四个内容进行研究,对于鲁锦资料进行全面的挖掘整理。进行全面考察。工作量是非常大的,收集齐全鲁锦图案品类也是本书难以做到的事情,因时间限制和笔者能力所限,本书不得已只选择代表性的图案进行分类研究。因此,本书把鲁锦的文化源流展开全面研究之后,其他内容,如:鲁西南民风风俗、鲁锦的纺织工艺等的研究都是基于典型鲁锦图案的基础上进行的。

本课题研究从2004年10月份至2011年底,近7年的时间作者走遍了山东省与鲁锦有关的地区、文管部门、博物馆,数次深入民间,采访民间织布艺人,参与织布的全过程,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文中图片除注明外皆为作者拍摄,绝大部分内容是基于实地调研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本课题的研究。

以下所有讨论将基于上述问题和范畴,采用上述研究方法进行阐述,有不妥、不当、甚至错误之处,望学界前辈师友指正,愿本书为中国古代纺织工程学科的发展和鲁锦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传承起到绵薄作用。也希望作者的工作,对研究、保护民间织物的纺织文化技术起到积极的作用,为世界民族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保护、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注释

- [1] 鸟丸知子(日本). 织物平纹地经浮显花技术的发生、发展和流传——日本献上博多带探源系列研究之一. 上海: 东华大学, 2004.
- [2] 乔晓光主编. 活态文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初探(preliminary researches on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 [3] 乔晓光主编. 交流与协作. 见: 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 [4] 段建华. 民间染织. 轻工业出版社, 2003: 6.
- [5] 张道一. 中国民间美术辞典.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1: 236.
- [6] 山东省菏泽市志编纂委员会编. 菏泽市志·十五编《文化》. 济南: 齐鲁书社出版, 1997: 356.
- [7] 山东省鄄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鄄城县志·二十一编《文化》. 济南: 齐鲁书社出版, 1996: 380.
- [8] 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山东省志·民俗志》第三篇第一章《服饰民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 132.
- [9] 屠恒贤. 战国时期丝织品的研究及复制. 上海: 中国纺织大学, 1982.
- [10] 徐国华. 从机织原理探索我国古代织花技术的发展. 上海: 中国纺织大学, 1983.
- [11] 陈维稷. 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4.
- [12] 沈莲玉. 中国历代纹织物组织结构织造工艺及织花机的进展. 上海: 中国纺织大学, 1995.
- [13] 赵丰. 中国传统织机及织造技术研究. 上海: 中国纺织大学, 1997.
- [14] 卢辰宣. 织锦织物及织造技术研究. 上海: 东华大学, 2004.